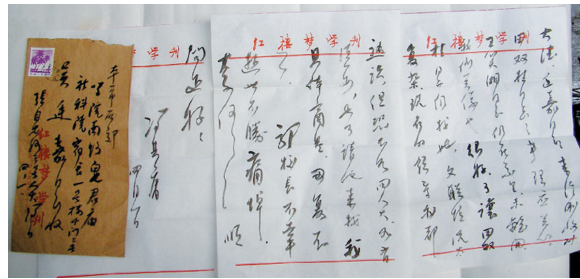


还原历史 走近真相

# 站在“瓜饭楼”前远眺： 红学家冯其庸：寻源问道写春秋

俞乃蕴

编者按：冯其庸先生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、红学专家。在其《瓜饭楼丛稿》文集出版后，冯其庸先生弟子俞乃蕴亲自撰文，回忆冯其庸的治学之路，也为我们描绘了冯其庸的精神世界。



冯其庸手迹



冯其庸肖像(罗雪村 绘)



冯其庸文集

## 40公斤文集 一生学术精华

近一两年来，我从报刊上经常看到有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、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的报道：

《人民日报》(2010年10月18日)：“冯其庸：海人一甲子，半生寄国学”。

《光明日报》(2012年1月9日)：“35卷1700万字，聚集大师一生学术精华”，“冯其庸《瓜饭楼丛稿》出版”……

2010年10月，为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5周年，人大举行了“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特致函冯老，高度评价了冯其庸从教六十年来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，尤其是在红学研究

方面的突出成就。信中说，“冯其庸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，仍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国学新时期的发展，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其治学报国的精神令人钦佩”。

就在龙年新春之际，冯老从北京寄来刚刚出版的《瓜饭楼丛稿》文集，共有三大纸箱，重约40公斤，林林总总，书香四溢。

## 鸟瞰治学 艰辛之路不寻常

我首先欣喜地浏览了《瓜饭楼丛稿总目》、《冯其庸学术简谱》等著述，鸟瞰了冯老几十年来治学的艰辛之路。

冯老治学的领域相当宽广，诸如中国古典文学史、文化史、西域学、戏曲史、艺术史，特别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，致力于《红楼梦》的研究。他敲开了每一扇的学术大门之后，从未浅尝辄止，总是以鲜明的时代特色、深邃的哲学思考、深入的学术研究，创造出一个个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。正如国务委员、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所指出的：“文史哲地，诗书画曲，领域之广泛，内容之浩瀚，研究之深入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”。

我仰望着巍峨的高山，赞赏冯老先生几十年来艰辛跋涉的精神。过去我们住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的时候，彼此的宿舍相距不远。有时，我们看电影晚场归来，远远望去，冯老的书房还是灯火通明。虽时隔久远，印象依然鲜明。

这回，我站在“瓜饭楼”前，看得更加真切了，看到了一个艰辛跋涉者的点点足迹：

——1978年2月13日，夜一时半，写毕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》题名考》初稿，18日作了修

改。这对曹雪芹上世的了解大大前进了一步。

——1988年4月25日，夜一时写毕《《浮生六记》德译本序》。

——1988年7月18日夜三时，酷暑中写毕《振衣千仞冈 濯足万里流——《傅抱石先生画册》序》一文。

——1999年，冯老已76岁，3月12日重校完《红楼梦》第19回。夜不寐，于枕上填《霜天晓角》：“青山似碧，银瀑飞冰屑。独倚危楼凝望，栏杆外，风正急。肝胆皆冰雪，飘零知己绝。醉拍腰间长剑，几声咽，几声裂。”

## 漫步红楼 一步一个脚印

冯老做学问一个很大特点，夯实基础，花“笨工夫”，一步一个脚印！

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冯老收藏的影印抄本的庚辰本《石头记》，和其他不少藏书都被抄走了，造反派还把《红楼梦》作为黄色书籍在校内展出。据冯老称：那时没有复印机，也无法拍照，他生怕此风一起，《红楼梦》就要被毁，因此，就决心偷偷重抄庚辰本《石头记》，并且依照原书的款式，连原

书上的错、简、漏、空都照样，脂批则用朱笔，并尽量依据原笔迹字体摹写。自1967年12月3日起，在夜深人静后，开始抄写，每天抄到深夜后，一直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毕，陆续抄了半年多。

那时白天必须到系里接受批判或劳动，只有晚上，在大家入睡以后，方能动笔，如被造反派发现，又会罪上加罪。我看到过《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》，线装二函，十分精致。他用的笔墨也十

分讲究，他用的曹素功“千秋光”的旧墨，吴兴善滩湖纯紫毫笔，从行款到字行，完全保持庚辰本原样。

有了这些“笨功夫”、“硬功夫”，于是，《瓜饭楼重校评批·红楼梦》出版了，《论红楼梦思想》出版了，《论庚辰本》出版了，香港《大公报》连载《论庚辰本》与读者见面了，全书30册的《脂砚斋重评‘石头记’彙校彙评》也终于问世了！“天道酬勤”，其斯之谓乎。

## 追寻先贤 把手话沧桑

把研究史籍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，这是冯其庸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。他为考察曹雪芹的家世。五赴辽阳，察看曹氏家族墓碑，查阅当地的地方志、家谱史料，又多次到距京200多里张坊镇、沈家庵村实地考察。

为了考证项羽的死地是安徽定远县的东城而不是和县乌江，他两次从该下一直调查到阴陵、东城、乌江，然后确定项羽死于东城，也证实了司马迁所说的项羽“身死于东城”的结论是可信的。

为了更好地进入王维的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意境，他到了辋川，叩问当年遗迹；他十分敬仰诗人杜甫，循着杜甫的行踪，从

长安(今西安)一直到成都的杜甫草堂，后来又两次到夔州瞿塘峡，调查了杜甫在夔州的多处遗址，他还多次到秦川(今天水)调查杜甫的遗址，还找到了当年赞上人寺庙的遗址。《同谷七歌》是杜甫集中高歌哀唱的杰作，为此他又专程到同谷(今甘肃成县)找到了杜甫住处。前几年，他还到了陕北的鄜州，找到了杜甫住过的羌村遗址，并研读了古代杜工部诗集的多种刻本，读其文，寻其迹，这样，他对古代圣贤的认识，理解，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也许，冯老感到，曹雪芹、司马迁、杜甫等先贤圣贤从书卷中走出来，与他把手话沧桑哩！

## 破解玄奘行踪 荒漠考察路漫漫

冯老早已以红学研究而闻名于世，但他不顾耄耋之年，先后十次远赴新疆，主要是调查玄奘取经之路和自印度回归的路线。努力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为了寻根究底，他三上帕米尔高原，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一次深入塔里木盆地深处，直到塔里木河。他积数年之时光，先后累计绕塔里木盆地整整走了一圈。他还在莎车附近，找到了当年成吉思汗屠城的旧址，一片荒凉，随处可见骷髅，迄今无人居住。2005年8月15日，他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记者、喀什市政府同志一道，再次登上了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，立下了“玄奘取经东归古道”的巨型石碑，并举行了揭幕仪式。这在当时作为考古的一项新成就，由新华社发布了权威信息。后来，冯老写了

《明铁盖山口玄奘东归入境处立碑，诗以纪实》的诗：

万古昆仑鸟不还，  
孤僧策杖拨云烟。  
一千三百年前事，  
凭仗丰碑证前缘。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。正是经历了重重艰险，穿越了一道道山溪急流。冯老最终确认了唐僧东归的最后路线：经尼雅(唐时叫尼壤)、罗布泊(唐代叫纳博坡)、楼兰，然后由营盘古道，进入玉门关到达敦煌(时称沙州)。唐僧是从帕米尔的明铁盖山口入境的。这是一片无人区，虽经1300多年，地貌、地名基本未变，与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记载对证，终于确证了玄奘东归到长安的最后路段，破解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悬案。

(限于篇幅，本文发表时有较大删节)